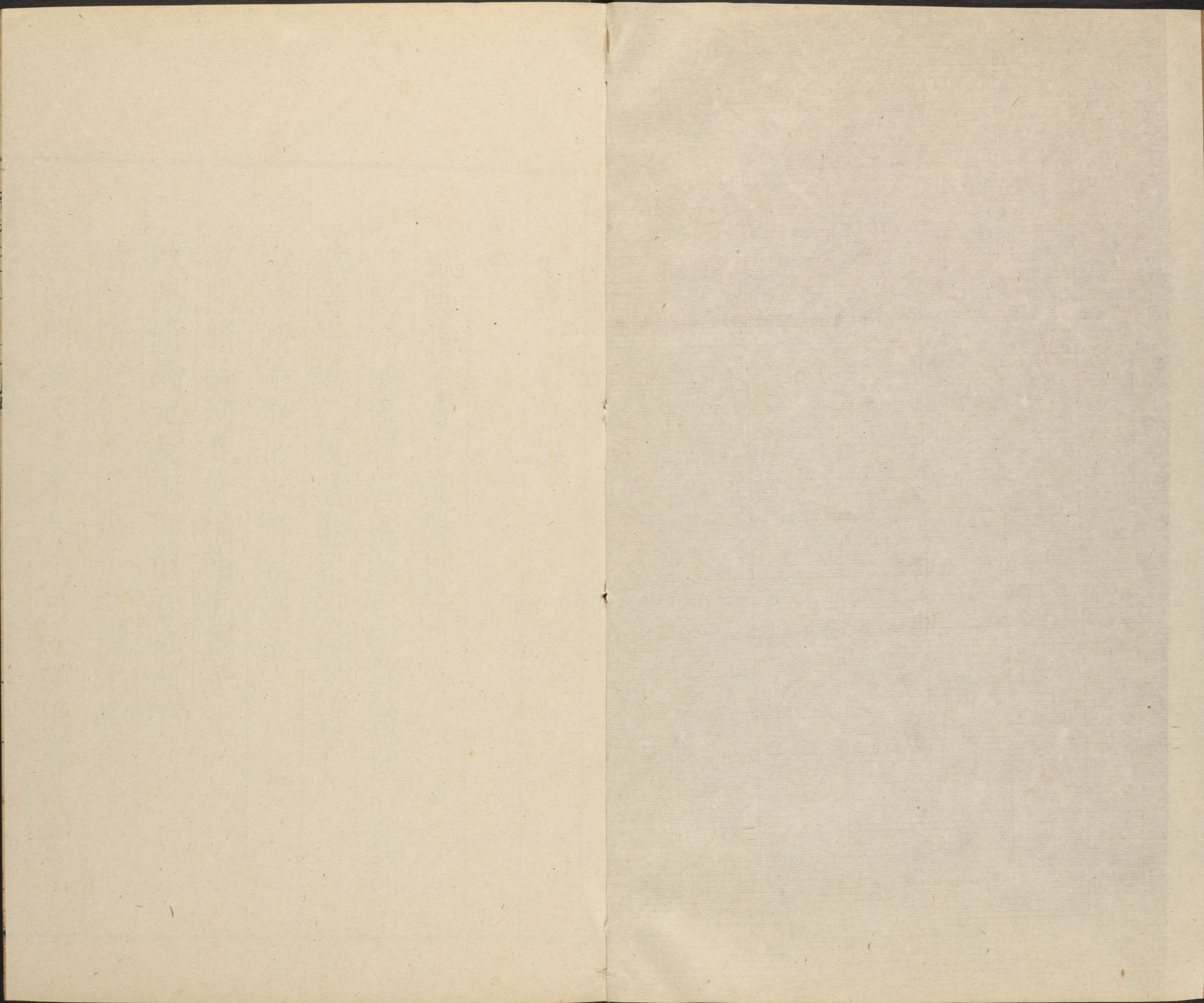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文編卷之十七目錄

劄子

歐陽脩論軍中選將劄子

歐陽脩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歐陽脩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歐陽脩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歐陽脩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歐陽脩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

歐陽脩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歐陽脩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哈佛大學哈佛藥房
圖書館珍藏印



歐陽脩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

歐陽脩論西賊大斤茶劄子

歐陽脩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滄等劄子

歐陽脩再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滄劄子

蘇軾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蘇軾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蘇軾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歐陽脩論沂州軍賊王論事宜劄子

歐陽脩論盜賊事宜劄子

歐陽脩論江淮官吏劄子

歐陽脩論討繼出賊任人不一劄子

歐陽脩論湖出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歐陽脩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歐陽脩論監牧劄子

王安石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歐陽脩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

蘇轍論開孫村河劄子

蘇轍再論回河劄子

文編卷之十七 劄子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 廷 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湖 帛 子 行 校刊

歐陽脩論軍中選將劄子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
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
為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
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
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為患不待臣言而

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
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
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
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五克
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瑛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
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
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
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
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
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旣無可恃

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
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
求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
試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
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畧之人尤
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齊挽而已於此
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夷狄
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
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
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

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
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
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
難拜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
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
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
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
可求將試畧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

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
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
人矣以爲百人之中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
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
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
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
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
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
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
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

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
世之竒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
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
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
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
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
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
遷次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
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
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

始稍增舊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
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
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
賊竒才異畧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
具奏聞伏候勅旨

歐陽脩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

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

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 聖慈降詔不
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
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
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
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
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
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
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
減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
訴故 太宗至仁深衣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

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
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踏
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
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
以爲耳目若忠賢踈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
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州殺李由而二世
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
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
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
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

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 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 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 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九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啣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旣不隨事奏聞 朝廷旣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 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 進止

歐陽脩論乞放還茲畝官胡繼諤劄子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爲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爲不服亳州水土死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旣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旣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遷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

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况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
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
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
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爲世讎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
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
勝筭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
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
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
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
施若朝廷猶以爲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
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
取進止

歐陽脩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爲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
謂前歲旣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
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
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
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
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
有未然尚恐敗事况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

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
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
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
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
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
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旣久其心已驕况此畫
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
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
恥懷恥畜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
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

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爲說其意在
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旣再三豈能堅執
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爲中國
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
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
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
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
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
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
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爲臣願聖慈出於獨斷

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特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歐陽脩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頗得比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

貪恠性同犬彘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旣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旣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臣竊恠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

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爲得也况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

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畱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釁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

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竒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歐陽脩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爲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爲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翫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已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元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元

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後我呼為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拆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歐陽脩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臣竊聞吳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為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

防須為準備其偽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為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耻如之蓋元昊已與中國一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吳賊為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伏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只當因如定

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
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
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絕或被
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爲今計者不若速遣范
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爲謀以求勝筭
取進止

歐陽脩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臣風聞朝旨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遣來一行
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
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朝廷旣不能從
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
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
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
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勢未削則必內憂斬戮
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
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
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難合矣必若成就其
事尤須鎮重爲先况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
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班行待之今來漸多
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來者漸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

文編卷之十七
彼轉自強我轉自弱况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騁強辭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雖尊寵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體不若急脩邊備以圖勝筭取進止

歐陽脩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唘廝囉劄子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奏使北虜皆有事宜為一無字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

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
 為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
 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昨來許賊之物
 數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
 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
 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為福後策可為若賊志愈
 驕貪心未滿復遣一作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為名
 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為中國之患大為二虜之利
 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
 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議之臣定果
 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
 以事拒絕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
 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喃廝囉摩旃
 瞎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
 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喃廝囉等
 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
 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
 聽約用此為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
 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為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
 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

日夜所憂臣爲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歐陽脩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

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

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畧言爲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爲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爲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權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爲敵國指元昊爲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

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北虜更一作要三二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唯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為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歐陽脩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

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
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
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
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一作特水洛城更無可
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
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
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
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
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
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

今劉滬旣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
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
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
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
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
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
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爲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
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
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
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

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脩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歐陽脩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

臣伏見朝廷近爲脩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爲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搔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爲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卽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卽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

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爲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漚與洙爭而漚實有功效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漚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漚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漚尤爲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爲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漚若不在水洛則蕃族恐他人不能綏撫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蘇軾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

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
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
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
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
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
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
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
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
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獲

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
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
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
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
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
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
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
骨董羶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董
羶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
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

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 朝廷從汝請遂授節
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
詞則是諸羗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
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
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
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
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
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
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 朝廷之以賊臣君
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羗之叛也故起而和之
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者也雖既
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
兵亮祚天付克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
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
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
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
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
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
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 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
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

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
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
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
必將爲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
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
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
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
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
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
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

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
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
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
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
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
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
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
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
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
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

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 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 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 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 進止

蘇軾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况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 先帝之意全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 朝廷專欲

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
今雖 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畧而此心未信憎畏
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
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
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
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
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
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
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
以爲戒今又欲取講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

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
無不可取者使諸羗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
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
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
廬舍無殺老弱未及朞年諸羗可傳檄而定然 朝
廷至意亦自難知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
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歸
以安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
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
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

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墜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弁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

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旣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竒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

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羗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 進止

蘇軾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

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爲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詬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勝諸羗誅不附已者羽翼旣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 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

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竒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辨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温溪心等諸族已爲所質勢未能動而心侔歛氊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温溪心歛氊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即許以生還此正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一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歐陽脩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楊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爲豈是常賊驟

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爲鑒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爲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爲臣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虚誰能禦之若不多爲方畧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

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惟禍端督責宰輔早爲擘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裨萬一

-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以復父讐仍許令乘驛隨逐指射兵士隨行
-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不赦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賊盜漸與王倫合勢則兇

徒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
有能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
自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
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
賊陷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
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爲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
江淮深慮趕趁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
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

預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至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
人等首告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
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歐陽脩論盜賊事宜劄子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見天下空虛全
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
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頽
法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
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

之內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畧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狀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

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閒暇從容

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賊數不少想其為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為備禦及早擘畫剪樸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群臣上言者皆為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為國計者寧獻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歐陽脩論江淮官吏劄子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歛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納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

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
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
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
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
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
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
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
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
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
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

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
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
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
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
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
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
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
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
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
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

計出於聖斷以勵群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
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歐陽脩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

臣嘗患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
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自昇州差劉沆知潭
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
畋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爲
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
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
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

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
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人多若
遣不才雖多適足爲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
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周陵自是
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
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
先抽回近聞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土丁往彼捉殺
臣曾謫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
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
默然端坐並無所爲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

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稟朝命耻以不才
默坐於中強有施為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
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尚恐大臣有主
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
人之失護其不才之耻未肯抽回即乞諭徐的專了
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即速還庶不
敗事取進止

歐陽脩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
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
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
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
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
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
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
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
李花脚等數十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
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十人中
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
集臣見自古蠻蜚為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

邵飾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
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機不可失也若令畋
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
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
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一作之
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
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
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人
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
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

伏乞且降勅書獎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
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在
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
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
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歐陽脩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
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具議不肯招降又王綵
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
止可招携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

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楊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爲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徯之類亦皆自起而爲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徯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

殺平人遂致莫徯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爲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飾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爲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旣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

侍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徕之類使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爲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爲害愈深漸近夏暑南方燁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追之太急則潭榔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爲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爲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旣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歐陽脩論監牧劄子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旣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旣繁弊病亦衆若祗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剏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

文編卷之十七
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更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旣群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叅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

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

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
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
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
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
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
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
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赤好
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
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
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二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
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
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
施行今取進止

王安石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
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
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
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
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
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

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有力強果達於政事
河北使糴陝西權監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
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
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一降指揮許令又任緣今來
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紬絹等又許令
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旣掌解鹽又領陝
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問得薛向
陝西有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
次第即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
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

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
泊之患而土多爲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
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
大致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河北諸監有
可有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無者悉以肥
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之
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
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
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即乞薛向自舉官員及
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付成功則無愛賞敗事則無

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罪取進止

歐陽脩論大理寺斷寃獄不當劊子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爲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爲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爲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寃枉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寃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寃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寃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

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致臣恐守
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踈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
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
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蘇轍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
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
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畧無贏
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
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羗旅距邊鄙繹騷河議

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
復生計無從出矣而况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
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
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羗人困窮旋
聞欵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
萬人蓄聚梢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
餘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
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均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
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
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

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

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

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

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

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

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

其二曰恩冀已北漲水

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

無常萬一自北界入海

邊防失備凡有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

藉口矣夫河決西流勢如登且雖使三說可信亦莫

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

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旣便商

賈通行今河旣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

天實使然人力何及然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

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
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
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
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
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旣淤厚累尺粟麥之利
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
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隄
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
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
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

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
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
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旣西行則西山
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
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
爲梁便于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
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
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畧如此
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界邊防失備之說不
足聽三也臣願以此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

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者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久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雇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

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貼黃臣訪聞河北轉運司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米萬叁拾餘貫糧壹拾柒萬餘石稍草壹百伍拾貳萬餘束方災傷之後極力剗刷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爲不易若使今年不興河役則上件錢糧稍草別將應副他事已自有餘深爲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復使河北重有此費

蘇轍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

此役輒奏言不便旣而采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
卿材到闕倡言於朝廷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
水勢奔快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馬行
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
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
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
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
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
都下洶洶傳笑以爲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
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

爲河朔之患外廷踈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
深恐群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
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
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
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
說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
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
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
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
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

文獻卷之十七
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與莫大之役莫不可成之功以爲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氏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爲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宋可無慮今因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流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紓其爲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爲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爲契丹謀則多爲朝廷慮則踈矣議者或謂河

入虜境彼或造舟爲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爲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脩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

于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爲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旣興勢不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饑餓相逼必爲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旣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力如恐傷之今河以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痍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夫役留神察之自

河決小異於今九年不爲不久矣然虜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遠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貼黃朝廷雖以遣范百祿趙君錫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觀望風旨百祿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爲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避再瀆復爲此奏非陛下斷之于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文編卷之十七終

嚴學顏重校

